

《两条老柴玩游戏》——第四届上海国际小剧场戏剧展备忘录（5）

吕效平

<http://218.94.142.104/vd92395/blogcon?userid=jiangbei&file=119349676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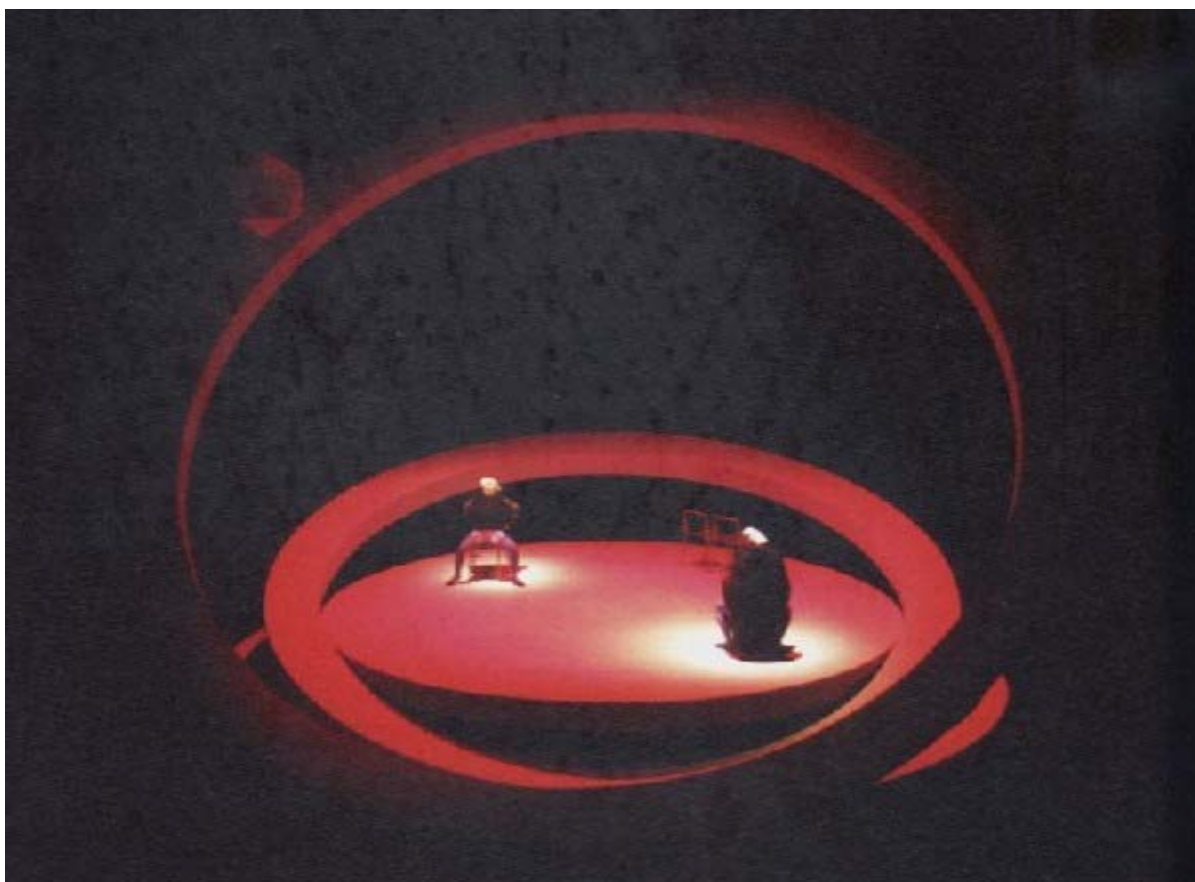
戏剧展演的论坛讨论了两个戏：《哈姆雷特》和《两条老柴玩游戏》。

《两条老柴玩游戏》是香港“剧场组合”的作品，由香港著名表演艺术家詹瑞文和甄詠蓓根据尤内斯库的《椅子》改编演出。自1999年以来，常演不衰，好评如潮。

这次小剧场戏剧展上最好的两个戏，《狂人教育》和《老柴》，有三点共同之处：

1、它们都把人类的生存状态同时解读为悲剧和喜剧。按我的解释，悲剧和喜剧都是人类作为一种物质存在的价值有限性，在感伤的人读作悲剧的地方，理智的人却读作喜剧；而最好的艺术作品，则是同时表现了人类的悲剧性和喜剧性。

2、它们都在把人类生活“陌生化”的道路上，走得很远很远。“老柴”是粤语“老废物”的意思。在舞台上，两条“老柴”被装扮成昆虫般的生灵，服装、动作和发声都是怪异的。为了强化这种“昆虫化”，两个演员身穿20公斤重的服装，他们僵硬、疲乏的姿态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演”出来的，而是真实的。他们生存的环境，也不是具体而微的城市、街道、山河、乡村、房屋……而是赤裸的宇宙与时间：



3、它们的演员都是由于受过非常好的形体训练，才能通过他们的表演把生活极度地“陌生化”，而始终保持炉火纯青的艺术，使他们的哲学主题成为一首浓郁的诗。

詹瑞文从香港演艺学院毕业后，受到英国形体剧场导演 David Glass 的赏识，参与了 David Glass Ensemble 的巡回演出，得以在该剧团研习现代默剧表演。其后，又在英国和法国跟随享负盛名的 Phillippe Gaulier 和 Monika Pagneux 研习形体与表演的技巧。甄詠蓓除了香港演艺学院与追随表演大师 Phillippe Gaulier 和 Monika Pagneux 的背景外，还有出身梨园世家一层。

走进剧场，观众看见舞台中央有一只电子钟屏，时间一秒一秒地跳过。演出开始后，两条“老柴”沿着“时间的轨迹”一圈圈地匆匆行走，然后坐下来休息。他们百无聊赖，找不到生活的任何乐趣与意义，便玩起了游戏：邀请一位伟大的演说家来宣讲生活的意义。于是，门铃一次次响起，小姐、先生、夫人、法官、律师、教授、将军、总统纷至沓来。在一阵直升机的轰鸣声中，圣人也降临了。但是，演说家却始终没有出现。女“老柴”在绝望中纵身跳入了深井。男“老柴”随后也高呼着“人类万岁！”跳了下去。在等待演说家，迎接各类尊贵的客人到来的时候，演出者加进了许多台词，调侃当今。我听不懂粤语，字幕上的翻译很有限。有一段话，虽涉

颜色，但却非常精确地传达了该剧的喜剧风格和悲剧性主题。小姐到来的时候，女“老柴”极赞她的美丽，悲叹道：“我老了，洗澡的时候，不把奶掀起来，奶下就擦不到肥皂了。”看见小姐得意的笑容，她又恶毒地说：“过不了多久，你也要这样擦肥皂了。”

两条“老柴”投井后，一只孩子的眼睛被投映在舞台中央，仿佛在窥探人类，然后是一张婴儿的灿烂的面孔。我的理智告诉我：这个结尾是对尤内斯库的背离，说得尖锐一点，是把尤内斯库庸俗化。但是，我却被这只眼睛和这张笑脸深深地感动了！此时，我的情感和理智是分离的。

我用这个戏“撕裂了我的灵魂”来描述我所感受到的它的成功。

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在论坛的讲话中问道：“莎士比亚是不是为他的时代服务的？如果莎士比亚生活在以胡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他会怎么做？”他说：问题是艺术家们自己准备好了没有，机会只给那些准备好了的人。

我以“《老柴》在当代中国戏剧中的意义”为题发言，回答了书记的问题。

我说，莎士比亚如果生活在当代，而且如书记所说的“准备好了”“为时代服务”，在最好的情况之下，他只能写作伪古典主义的戏剧，只能成为高乃依。不信，看何冀平的感叹苍凉人生的《天下第一楼》怎样被描写晋商伟大的《立秋》所取代，看描写权力与智慧的深刻悲剧的《曹操与杨修》怎样被歌功颂德的《贞观盛事》所取代。莎士比亚站在上帝的高度，和《老柴》，和《狂人教育》一样，描写了人的悲剧与喜剧，而古典主义戏剧家却侍立于路易十四的王座两侧，相信悲剧和喜剧都是古人和隔壁邻居的，他们自己的时代已经伟大得避免了悲剧性和喜剧性。在“准备好了”的上海戏剧学院没有出现《老柴》和《狂人教育》这样的作品，而是拿出了《清明上河图》这种颂扬爱国主义的校园“主旋律”正剧。《两条老柴玩游戏》的意义，就在于，它告诉我们：戏剧家不应当侍立于王位两侧，“准备好”论证当代的正剧性，而应当超越人类的实践性世界，站在莎士比亚的高度俯瞰人类，描写人类的悲剧性与喜剧性。

我说，世界的悖论、世界的荒谬就在我们眼前：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坚信自己时代的伟大，拒绝承认自身的悲剧性与喜剧性的大陆戏剧人和学者，哪一个有坦然地承认和表现了人类的悲剧性与喜剧性的詹瑞文先生和甄咏蓓女士在精神上的英姿勃发？哪一个有他们那样自由翱翔的精神和旺盛的创造力？

问题不仅是艺术家们“准备”好了没有，比这个问题更要紧的，是艺术和艺

术家是不是有尊严？艺术家是否意识到艺术的尊严并且敢于捍卫这个尊严。

创作了《老柴》的詹瑞文和甄咏蓓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精神的标杆，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戏剧的希望。

陈佩斯在发言中支持了我的意见。他说：“他们是野生动物，而我们是家养的。”

厦门大学图书馆